



✧ 香煞 ✧

香煞

杨叛
XIANG
SHA
◎ 著

情侠推理巅峰巨献
“云寄桑”系列第一部

原名
《死香煞》

✧ 冰肌盛装·腐香煞人 ✧

别呼吸，她不是人
却只对活人感兴趣

◆ 漓江出版社

别哭，我们的生命还很长呢，不是吗？总有一天，你会长大，我会等你……

/ 哪怕是鬼脸铜铃向我索命 /



漓江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煞/杨叛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407-6282-7

I. ①香…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0349 号

责任编辑:杨志友

特约编辑:龙 洁 杜依晴

装帧设计:粉粉猫 许一萍

特约插画:詹 詹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长沙黄花(国际空港)工业园(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9 字数:131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731-82755166)



XIANG
SHA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章 死香
025	▶第二章 起煞
048	▶第三章 山庄
068	▶第四章 血案
091	▶第五章 疑云
113	▶第六章 迷雾



XIANG
SHA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136 | ▶第七章 尸蛊 |
| 157 | ▶第八章 诡梦 |
| 178 | ▶第九章 苦情 |
| 199 | ▶第十章 连环 |
| 227 | ▶第十一章 灭凶 |
| 251 | ▶第十二章 真相 |
| 272 | ▶尾声 |



第一章
死香



秋意深得惆怅，淡淡的雨雾中，大地冷峻得没有一丝生气。走在通往岳阳大道上的这一标人马，越发显得孤零零的了。

大队中间的马车内，身披大红素罗霞帔的冷瑶惜，心思和身子一起随着马车的颠簸起伏不定。自己将要去的路洲，是个怎样的地方？那个有少侠之称的薛昊，又是个怎样的人？

浑厚的男音在轿帘外亲切地响起：“小姐，觉着闷吗？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歇，等过了这阵雨再赶路好了，这里离青萍县城不过二十里路了，也不用那么急。”

说这话的是她冷家玄幽堡中的八金刚之一的转轮金刀马景明。对这位稳重明理的长辈她是一向非常敬重的，于是便点了点头，轻声道：“这时赶路确是让众位叔叔们吃苦头，那就麻烦马伯伯了。”

马景明叱喝一声，催马向前赶去，一边大声吆喝道：“各位兄弟，咱们加把劲儿，小姐发话了，就在前面那片枫树林里打尖儿！”

那些本已被雨淋得叫苦连天的骑士听了这话，顿时精神一震，纷纷吆喝着催马前行，一时间，冷瑶惜满耳都是滚雷般的蹄声。

转眼间已来到那一片枫林前，马景明将手一扬，众人纷纷勒住马匹。他微微抬着头，将马带了几步，用一个老江湖的目光默默地观察着这片树林。繁密的红枫树掩映在雨雾中，绚烂得让人迷醉。阵阵微风自林中掠过，层层叠叠的枫叶起伏着，宛如血色的波浪。除了风声，整个树林一片死寂。而这细细的风声却如同有生命一般，呢喃着在他的耳畔拂过，似乎是一个神秘的声音向他低低倾诉着什么。无缘由地，马景明的心中升起一股不安，喃喃道：“奇怪，没有鸟兽的动静？”

一个骑士突然指着前面轻呼道：“马头儿，你看，那是什么？”

马景明抬头望去，却见大路的尽头处，悠悠荡荡地转出一骑。雾气迷离，一时无法看清马上坐着的是什么人。只见那马沿着大道缓缓前行，忽而停下，忽而走向路边，似乎是一匹无主的孤骑。

“点子不正，大家留神！”马景明低声喝道。



众人神色凝重，纷纷将手按在自己的兵器上。

那马继续走着，马上的人也仍旧低着头，没有任何动静，就这么一路踢踏着缓缓行了过来。

离得更近时，众人已看得清楚。这个神秘的人物一身灰衣，戴着遮阳帽，肋侧有剑，鞍后有马包卷毯，一副走江湖的模样。

一名年轻骑士轻声惊呼：“好像是李闰，替我们前站的！”

“不错，我识得他的衣裳和马，他怎么又转回来了？”另一名骑士也不安地道。

“噤声！”马景明喝了一声，见众人静了下来，便使了个眼神，一名高大的黑衣骑士点了点头，催马向前几步，来到李闰马前丈许处便停住，大声问道：“李大哥，前面可是出了什么变故吗？”

李闰低着头坐在马鞍上，不言不语，整个人都浓缩在暗黑的阴影里。

高大的骑士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正想再说什么，突然轻轻“咦”了一声，翻身下了马。

雨下得越发地密了，加上他离得远，马景明只是看到他弯下腰，从李闰马前不远的地上拾起了一样东西，在手中慢慢翻看着。

马景明眯起眼睛尽量地望过去，但是高大的骑士手中的物件细微至极，他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楚。一股说不清的烦躁在他心头升起，他舔了舔嘴唇，正想吩咐一句什么，却见那高大的骑士退后一步，好像拽住了什么东西一样轻轻一拉，“噗”的一声轻响——一颗头颅立刻向前滚落，四肢随即剥离，躯干也裂成血肉的碎块散落，内脏混杂着紫红的鲜血沿着高大的马身淅沥地流淌着——原本挺立在马鞍上的身体竟然像春日里的雪块一样无声无息地在雨中崩塌碎裂了！

那匹马却似乎仍不清楚发生在自己主人身上的恐怖情形，只轻轻打了响鼻，扭了扭身子，它身上扔挂着的部分残躯又掉落下来，那种落地的声音带着晦暗与凄厉，犹如黑暗与绝望的诅咒。

高大的骑士踉跄倒退了几步，双目恐怖地凸出，嘴巴张大到极限，不停地吸气，却叫不出声来。他转过身来，



用恐惧的目光望着马景明，嘴唇不停地颤抖，脸上每一条的肌肉都在缩紧，变了形的面孔充满了绝望与恐惧。

马景明浑身寒毛耸立，一时间手脚都酸软无力，勉强定了定神，大声喝道：“周安！快回来！”

听了他的叫声，周安浑身一震，也不上马，就这样转身没命似的向这边奔了回来。刚刚跑出十几步，又是“噗”的一声轻响，如同被一把无形的锋利铡刀凌空斩过，他的头颅从颈中突兀地飞离，直直地升起几丈高才向下跌落。鲜血喷泉般从脖颈中向四周喷射，无头的躯体却依旧蹒跚地向前奔跑了数丈才猝然跌倒。众人同时尖声大叫。

马景明咬了咬牙，大喝一声：“护住小姐！”抢先纵下马，提刀站在马车前。其他冷家堡的骑士也纷纷拔出了兵器，神情紧张地聚拢在马车四周。

冷瑶惜人在车内，没有看到那恐怖的一幕，忙问道：“马叔，出了什么事吗？”

“大小姐，你好好坐在车内，千万不要出来，万事有我！”马景明的声音依旧镇定，但鬓角额头已全是汗

水。冷瑶惜答应了一声，不再说话，双手合十，心中默默祷告。

好半天，外面也没有动静。冷瑶惜正在疑惑，就听见一阵细细的嗡鸣声从前面传了过来。

有人惊恐地道：“老天！那是什么？！”

然后是马景明的怒吼：“大家小心！”

随即，兵刃的破空声不住地响起，却没有任何刀兵撞击声。似乎所有人都在疯狂地挥舞着兵刃，在和一无形的敌人作战。

怒喝声、惨叫声、马的狂嘶声、尸体倒地声，残忍地刺痛冷瑶惜的耳膜。

她拼命地将双手捂住耳朵，紧紧闭上了双眼。

不知过了多久，所有的声音又一一沉寂，外面只剩下马景明浓重的喘息声。

“出来！”他用一种变了腔调的声音大喊道。

没有回答。

“出来！”他又用更大的声音继续喊道。



林风拂动，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青湍，你看，他们都死啦，你开心吗？”一个低沉而好听的男子的声音温柔地响起。

一阵轻轻的女子笑声响了起来。缥缈的、不可捉摸的笑声忽东忽西，似乎发笑者是一个鬼魂，在四周任意地飘荡。那笑声虽然清脆悦耳，却隐隐地透出一种绝望的疯狂。

冷瑶惜吓得浑身颤抖，捂着耳朵的手更紧了。但是无论她捂得再怎么紧，那声音还是毫无阻碍地传入她的耳中。

“青湍，你说，剩下的这两个人都杀掉好吗？”那男子又问道。这一次冷瑶惜听清了，他的声音是从左侧的树林中传出的。显然，马景明也发现了这一点，大吼一声，提刀扑去，只几个起伏，便冲入林中。

一阵低低的笑声之后，跟着便是马景明的尖叫，他的叫声尖锐而扭曲，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惧，仿佛看到了人世间最恐怖的景象。

又是好长一段时间的死寂。

冷瑶惜浑身冷汗，双手颤抖不停，却始终不敢去掀开轿帘。

“马叔武功那么高，一定会没事的，他一会儿便会回来带我离开这里的。他会带我上路洲，和薛昊成亲。我爹不是这么告诉我的吗？爹的话从来不会错的，从来不会……”她用颤抖的声音这样反复地对自己说着，仿佛一停下来，又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自轿子左面的林中响了起来，一步又一步地逼近。

“马叔……”冷瑶惜试探着叫道。

脚步声停顿了一下，随即又缓慢地响起。

冷瑶惜突然闻到一阵奇异的香气，这香气和女子平时施用的脂粉香十分相似，却极为浓烈，浓烈得让人窒息，而且，在香气中还夹杂了一丝腐烂的气息，仿佛接近的不是一个人，而一具上了浓妆的女子尸体。

这个念头一起，冷瑶惜一阵恍惚，似乎真的看到一具盛装的女尸在向自己一步步走来。又一阵惊悚的女子歌声轻轻响起：“红叶树，杜鹃鸟，罗衫凌乱了。相思花，



薄命草，明朝再相邀……”

歌声凄迷、幽怨，又带着几分鬼气。冷瑶惜瑟瑟地听着，毛发倒竖，身体已变得冷硬僵直。

外边的歌声在马车四周飘荡着，然后收于车门前。

冷瑶惜惊恐地望着车门，那混杂着死人味道的浓烈香气隔着门帘隐隐传入她的鼻中。令她知道，那唱歌的女子仍在那里。

那么突然，一只手伸进了一半，握住了门帘。

细长的手涂了厚厚的脂粉，白得吓人。手背满是层层褶皱，长而弯曲的指甲则黑得没有任何生命的光芒。

那手拽住门帘猛地一拉。

门帘脱落。

“啊——啊——啊——”

冷瑶惜那恐怖而绝望的尖叫声惊起了无数林中的飞鸟，振翅高飞。

云寄桑赶到洞庭湖畔的普陀渡时，已是九月十二，离寒露恰恰还有三天的时间。日落西斜的时分，洞庭湖

上云霞如火，红叶含霜，寒鸦悲号，一派肃杀气象。

普陀渡是岳阳以东二十里处的小渡口，平时也少有游客往来，这种萧条景色中更是空无一人，只有几棵垂柳悠然地在瑟瑟秋风中摇摆。虽然知道不是睡觉的季节和时辰，无奈他一看到树就会睡虫大作，也就顾不得许多，找了棵粗大的垂柳攀了上去，脊背几乎刚一靠树干，双眼便再也睁不开，不多时，便打起了呼噜。他这见树贪睡的毛病已不知被他师父训斥了多少次，可不知怎么，就是改不了。

睡了不知多久，一阵凉风袭来，他打了个哆嗦，醒了过来。朦胧中似乎感到有人在盯着自己，他揉了揉眼睛，不错，真的有人在盯着自己，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身着黄蓝相间的水田衣的她，外面罩了件月白色的比甲，下面是素白的百褶裙。弯眉翘鼻，红唇如豆，明眸似水，格外的清新纯美。那好奇的目光中又似带着种不通世故的天真。

少女见他醒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装作在看湖畔的风景，过了一会儿，忍不住又偷偷瞟了一眼，



见他在望自己，忙又转头装着看风景。片刻后又开始喃喃自语道：“天气这么冷，好像要下雪了。嗯，一定要多加衣服……”

云寄桑知道她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心中便觉得这少女很是有趣，长得可爱，心地也好。正想着，不防一阵秋风吹过，凉意袭来，他忍不住大了个大大的喷嚏。他挠了挠脑袋，觉得很不好意思。

少女有些同情地望着他，犹豫了一下道：“喂，你是不是没有买衣服的钱啊？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

云寄桑抱了抱拳：“多谢，我不是没衣服，而是刚好前几天和人赌钱，把衣服输掉了。”

少女轻轻地“啊”了一声，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尖，好半天才抬头，认真地望着他道：“赌钱是不好的，你以后不要赌了好不好？”

没想到被人看成赌棍，云寄桑有些哭笑不得，只得点了点头说：“是，我知道了。”

少女的脸上露出喜色，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我决定借钱给你买衣服。”

云寄桑连忙摇头：“不用了，我马上要坐船去一个